

# 秋的回忆

□ 宋雁龄

秋风瑟瑟，我忽然发现十字路口小货车上卖的鲜玉米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堆满了车的红苹果。前几天，真应该多买一些玉米冻到冰箱里才对，我有些懊悔。一阵风刮过，卷起一片干枯的玉米皮，打了几个转，在我的脚前停下。

小时候，我还不懂什么是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只知道当炎炎渐渐散去，触目所及之处全是可以饱腹的东西。果园里伸手可摘的桃子、苹果、鸭梨、山楂，架上又大又紫的葡萄，还有从竹架上垂下来的丝瓜、豇豆角，爬满墙头或紫或绿的梅豆，而地头上的君达菜则老老实实地向上生长着，露出了根茎。只有凤仙花还是花儿，在君达菜旁边，像极了一棵又一棵的小树苗儿，黄绿色的枝干，枝头上花团锦簇，粉紫的、粉红的，抑或大红的。

尽管有这么多令人垂涎欲

滴的瓜果梨桃，最让我期待的，却是揭开锅盖，热气扑面的嫩玉米。每次我都不顾母亲的劝阻，迫不及待地抓一根在手，呼呼地往玉米上吹着气，烫得两只手倒来倒去，伸长了脖子去啃。啊，真是粘糯清香啊，简直是天底下绝佳的美味。

那些日子，我恨不得一日三餐全吃煮玉米。收获的时间到了，原本最不爱干农活的我，被父母哄着去了玉米地。只见秸秆整齐地躺在地上，大人们半蹲着，将熟透的玉米掰下来，扔成一堆。我则在后面翻捡着秸秆，寻找被遗漏的玉米。刚捡几穗，我就被地上聚集在一起的千足虫吓得跳起脚来，大声喊着：“妈妈，地上有虫子！”还不等母亲过来解救，窑沟边一串串紫色野葡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抹掉额头上被吓出的冷汗，转身跑向那株龙葵，这一切，多像是在秋天的田野里寻宝。

黄昏时分，拖拉机从小路上开了过来，碾轧着玉米秸秆停在

地里。于是，成堆的玉米被扔上车斗运了回去，卸到家门口的泡桐树下。

太阳彻底隐到村庄西边的槐树后不再出来，天空的尽头只剩下一片耀眼的彩霞，与即将到来的黑夜纠缠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我的肚子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，厨房的烟囱也升起了炊烟，那是秋天的最后一锅玉米。

我慢慢地吃着玉米，耐心咀嚼好每一粒，有种说不出的悲伤，像是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仪式。

这时，邻居们来了，母亲打开大门的灯，拎着家里所有的小板凳来到泡桐树下，只听谈笑间夹杂着刺啦的声音，玉米被褪去了外衣，从一座小山移向另一座小山。很快又被装进麻袋，被叔叔们扛到房顶晾晒。

我天生怕虫子，连玉米虫子也怕，剥玉米时，我躲得远远的。这时，姥姥摘下菜园子里紫的、红的凤仙花，除去花托和白色的花心，放到瓷碗里，加点盐和白矾，用擀面杖把花瓣捣成花

泥。汁液飞溅开来，滴落在手背上，形成淡淡的红晕。我伸出手，让姥姥把凤仙花泥放到我的指甲上，取一枚梅豆角的叶子包裹好，再用棉线绳系紧。等十个指甲都包好时，月亮已经爬到泡桐树的偏西方，我举着双手，跑到母亲身边显摆一番，迫不及待地回房间睡去。

玉米皮停在我的脚边不再飞卷，将我的思绪拉回。我将玉米皮捡起来，丢进垃圾筒。旁边是一幢住宅楼，墙角处的凤仙花除了细长的叶子，看不到一朵花儿，仔细看，原来已经长满了果实，像是一枚枚微型炸弹，轻轻触碰就会炸开。待来年，这里又是花团锦簇、万紫千红。

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盯着指甲看，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的清晨，拆去梅豆角叶子的那一刻，十指指肚被凤仙花的汁液浸泡得肿胀发白，而指甲，则是泛着黄的微红，美极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□ 孟令伟

在我们村子的东角，有一口老水井。

老水井是村民挖土垫地基时发现的。1975年的春天，村民在这里挖土时，挖出了一堆青砖。村民出于好奇，在这堆青砖周围继续取土。渐渐地，青砖下面，一个圆形老水井的轮廓显现了出来。村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，村主任带着几名村民来查看，又将老井向下挖了4米多，并且挖出了几个提水用的坛罐，这或许是先人提水时不慎掉到水井的。当时没打捞出来，便留在了水井的底部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干涸的老水井里竟溢出了清凉甘甜的井水，这竟是一口甜水井。挖出来的坛罐经有关部门鉴定，是清代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口老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
老井的发现让村民们喜出望外。村里买来红胶砖，将老井重新向上砌，老井砌好了，井水继续往上涌。村民可以从老水井里担水吃了。原本村子里只有一口井，还是咸水井，井水苦涩难喝。挖出了甜水井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从咸水井里挑水吃了。

每天清晨，老水井边上挤满了担水人，村子里有120户人家，每户人家几乎天天担水。一口老井，百十号担水人，百十多条扁担，二百多只水桶，老水井边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喝上了甘甜的老井水的人们格外高兴。

那时人人家里都有水缸，大的水缸能盛六担水。如果谁家担水的人不在家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人们都争相往这户人家担水，一直把这家的水缸灌满。时间久了，这个举动就成了规矩，一家有困难，大伙一起帮。

担水也是个技术活，近两米长的扁担，水桶挂到扁担钩上，然后伸到水井的水面上，用力将水桶摆倒后，灌满水，再将水桶从井里提出来。摆水这一关，有的人就过不了，特别是刚学着担水的十几岁的男孩子，这时大人们就会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把劲用得恰到好处，讲解加上示范，一般两个早晨就学会了。

夏天的中午，忙碌了一上午的人们顶着满头大汗，又汇集到老水井边。离老井较近的人家，会从老井里提出一桶水，旁边放上一个茶缸，人们聚到这里就是为了喝上一顿凉井水，人们高兴地说：“中午的井水凉透心。”喝足了凉井水，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离开老井回家。

那时的乡村，谁家都备着一套扁担和水桶。喝水、生活用水都指望它们。十七岁那年，在众人的指教下，我学会了担水。从此，老井的井台边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扁担和水桶。刚开始，我也很不习惯，每天早晨担完六担水，肩膀压得痛一天，体会到母亲天天担水的不易，也欣慰于自己终于帮上母亲的忙了。

岁月悠悠，现在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，只需拧一下水龙头。如今，老井、扁担、水桶都退役了，它们成为了历史。但那甘甜的老井水，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人们在老井旁边和谐相处、邻里互助的情景，永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## 老水井

老水井是村民挖土垫地基时发现的。1975年的春天，村民在这里挖土时，挖出了一堆青砖。村民出于好奇，在这堆青砖周围继续取土。渐渐地，青砖下面，一个圆形老水井的轮廓显现了出来。村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，村主任带着几名村民来查看，又将老井向下挖了4米多，并且挖出了几个提水用的坛罐，这或许是先人提水时不慎掉到水井的。当时没打捞出来，便留在了水井的底部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干涸的老水井里竟溢出了清凉甘甜的井水，这竟是一口甜水井。挖出来的坛罐经有关部门鉴定，是清代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口老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
老井的发现让村民们喜出望外。村里买来红胶砖，将老井重新向上砌，老井砌好了，井水继续往上涌。村民可以从老水井里担水吃了。原本村子里只有一口井，还是咸水井，井水苦涩难喝。挖出了甜水井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从咸水井里挑水吃了。

每天清晨，老水井边上挤满了担水人，村子里有120户人家，每户人家几乎天天担水。一口老井，百十号担水人，百十多条扁担，二百多只水桶，老水井边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喝上了甘甜的老井水的人们格外高兴。

那时人人家里都有水缸，大的水缸能盛六担水。如果谁家担水的人不在家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人们都争相往这户人家担水，一直把这家的水缸灌满。时间久了，这个举动就成了规矩，一家有困难，大伙一起帮。

担水也是个技术活，近两米长的扁担，水桶挂到扁担钩上，然后伸到水井的水面上，用力将水桶摆倒后，灌满水，再将水桶从井里提出来。摆水这一关，有的人就过不了，特别是刚学着担水的十几岁的男孩子，这时大人们就会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把劲用得恰到好处，讲解加上示范，一般两个早晨就学会了。

夏天的中午，忙碌了一上午的人们顶着满头大汗，又汇集到老水井边。离老井较近的人家，会从老井里提出一桶水，旁边放上一个茶缸，人们聚到这里就是为了喝上一顿凉井水，人们高兴地说：“中午的井水凉透心。”喝足了凉井水，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离开老井回家。

那时的乡村，谁家都备着一套扁担和水桶。喝水、生活用水都指望它们。十七岁那年，在众人的指教下，我学会了担水。从此，老井的井台边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扁担和水桶。刚开始，我也很不习惯，每天早晨担完六担水，肩膀压得痛一天，体会到母亲天天担水的不易，也欣慰于自己终于帮上母亲的忙了。

岁月悠悠，现在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，只需拧一下水龙头。如今，老井、扁担、水桶都退役了，它们成为了历史。但那甘甜的老井水，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人们在老井旁边和谐相处、邻里互助的情景，永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老水井是村民挖土垫地基时发现的。1975年的春天，村民在这里挖土时，挖出了一堆青砖。村民出于好奇，在这堆青砖周围继续取土。渐渐地，青砖下面，一个圆形老水井的轮廓显现了出来。村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，村主任带着几名村民来查看，又将老井向下挖了4米多，并且挖出了几个提水用的坛罐，这或许是先人提水时不慎掉到水井的。当时没打捞出来，便留在了水井的底部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干涸的老水井里竟溢出了清凉甘甜的井水，这竟是一口甜水井。挖出来的坛罐经有关部门鉴定，是清代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口老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
老井的发现让村民们喜出望外。村里买来红胶砖，将老井重新向上砌，老井砌好了，井水继续往上涌。村民可以从老水井里担水吃了。原本村子里只有一口井，还是咸水井，井水苦涩难喝。挖出了甜水井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从咸水井里挑水吃了。

每天清晨，老水井边上挤满了担水人，村子里有120户人家，每户人家几乎天天担水。一口老井，百十号担水人，百十多条扁担，二百多只水桶，老水井边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喝上了甘甜的老井水的人们格外高兴。

那时人人家里都有水缸，大的水缸能盛六担水。如果谁家担水的人不在家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人们都争相往这户人家担水，一直把这家的水缸灌满。时间久了，这个举动就成了规矩，一家有困难，大伙一起帮。

担水也是个技术活，近两米长的扁担，水桶挂到扁担钩上，然后伸到水井的水面上，用力将水桶摆倒后，灌满水，再将水桶从井里提出来。摆水这一关，有的人就过不了，特别是刚学着担水的十几岁的男孩子，这时大人们就会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把劲用得恰到好处，讲解加上示范，一般两个早晨就学会了。

夏天的中午，忙碌了一上午的人们顶着满头大汗，又汇集到老水井边。离老井较近的人家，会从老井里提出一桶水，旁边放上一个茶缸，人们聚到这里就是为了喝上一顿凉井水，人们高兴地说：“中午的井水凉透心。”喝足了凉井水，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离开老井回家。

那时的乡村，谁家都备着一套扁担和水桶。喝水、生活用水都指望它们。十七岁那年，在众人的指教下，我学会了担水。从此，老井的井台边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扁担和水桶。刚开始，我也很不习惯，每天早晨担完六担水，肩膀压得痛一天，体会到母亲天天担水的不易，也欣慰于自己终于帮上母亲的忙了。

岁月悠悠，现在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，只需拧一下水龙头。如今，老井、扁担、水桶都退役了，它们成为了历史。但那甘甜的老井水，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人们在老井旁边和谐相处、邻里互助的情景，永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老水井是村民挖土垫地基时发现的。1975年的春天，村民在这里挖土时，挖出了一堆青砖。村民出于好奇，在这堆青砖周围继续取土。渐渐地，青砖下面，一个圆形老水井的轮廓显现了出来。村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，村主任带着几名村民来查看，又将老井向下挖了4米多，并且挖出了几个提水用的坛罐，这或许是先人提水时不慎掉到水井的。当时没打捞出来，便留在了水井的底部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干涸的老水井里竟溢出了清凉甘甜的井水，这竟是一口甜水井。挖出来的坛罐经有关部门鉴定，是清代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口老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
老井的发现让村民们喜出望外。村里买来红胶砖，将老井重新向上砌，老井砌好了，井水继续往上涌。村民可以从老水井里担水吃了。原本村子里只有一口井，还是咸水井，井水苦涩难喝。挖出了甜水井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从咸水井里挑水吃了。

每天清晨，老水井边上挤满了担水人，村子里有120户人家，每户人家几乎天天担水。一口老井，百十号担水人，百十多条扁担，二百多只水桶，老水井边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喝上了甘甜的老井水的人们格外高兴。

那时人人家里都有水缸，大的水缸能盛六担水。如果谁家担水的人不在家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人们都争相往这户人家担水，一直把这家的水缸灌满。时间久了，这个举动就成了规矩，一家有困难，大伙一起帮。

担水也是个技术活，近两米长的扁担，水桶挂到扁担钩上，然后伸到水井的水面上，用力将水桶摆倒后，灌满水，再将水桶从井里提出来。摆水这一关，有的人就过不了，特别是刚学着担水的十几岁的男孩子，这时大人们就会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把劲用得恰到好处，讲解加上示范，一般两个早晨就学会了。

夏天的中午，忙碌了一上午的人们顶着满头大汗，又汇集到老水井边。离老井较近的人家，会从老井里提出一桶水，旁边放上一个茶缸，人们聚到这里就是为了喝上一顿凉井水，人们高兴地说：“中午的井水凉透心。”喝足了凉井水，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离开老井回家。

那时的乡村，谁家都备着一套扁担和水桶。喝水、生活用水都指望它们。十七岁那年，在众人的指教下，我学会了担水。从此，老井的井台边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扁担和水桶。刚开始，我也很不习惯，每天早晨担完六担水，肩膀压得痛一天，体会到母亲天天担水的不易，也欣慰于自己终于帮上母亲的忙了。

岁月悠悠，现在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，只需拧一下水龙头。如今，老井、扁担、水桶都退役了，它们成为了历史。但那甘甜的老井水，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人们在老井旁边和谐相处、邻里互助的情景，永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老水井是村民挖土垫地基时发现的。1975年的春天，村民在这里挖土时，挖出了一堆青砖。村民出于好奇，在这堆青砖周围继续取土。渐渐地，青砖下面，一个圆形老水井的轮廓显现了出来。村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，村主任带着几名村民来查看，又将老井向下挖了4米多，并且挖出了几个提水用的坛罐，这或许是先人提水时不慎掉到水井的。当时没打捞出来，便留在了水井的底部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干涸的老水井里竟溢出了清凉甘甜的井水，这竟是一口甜水井。挖出来的坛罐经有关部门鉴定，是清代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口老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
老井的发现让村民们喜出望外。村里买来红胶砖，将老井重新向上砌，老井砌好了，井水继续往上涌。村民可以从老水井里担水吃了。原本村子里只有一口井，还是咸水井，井水苦涩难喝。挖出了甜水井，村民们再也不用从咸水井里挑水吃了。

每天清晨，老水井边上挤满了担水人，村子里有120户人家，每户人家几乎天天担水。一口老井，百十号担水人，百十多条扁担，二百多只水桶，老水井边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喝上了甘甜的老井水的人们格外高兴。

那时人人家里都有水缸，大的水缸能盛六担水。如果谁家担水的人不在家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人们都争相往这户人家担水，一直把这家的水缸灌满。时间久了，这个举动就成了规矩，一家有困难，大伙一起帮。

担水也是个技术活，近两米长的扁担，水桶挂到扁担钩上，然后伸到水井的水面上，用力将水桶摆倒后，灌满水，再将水桶从井里提出来。摆水这一关，有的人就过不了，特别是刚学着担水的十几岁的男孩子，这时大人们就会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把劲用得恰到好处，讲解加上示范，一般两个早晨就学会了。

夏天的中午，忙碌了一上午的人们顶着满头大汗，又汇集到老水井边。离老井较近的人家，会从老井里提出一桶水，旁边放上一个茶缸，人们聚到这里就是为了喝上一顿凉井水，人们高兴地说：“中午的井水凉透心。”喝足了凉井水，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离开老井回家。

那时的乡村，谁家都备着一套扁担和水桶。喝水、生活用水都指望它们。十七岁那年，在众人的指教下，我学会了担水。从此，老井的井台边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扁担和水桶。刚开始，我也很不习惯，每天早晨担完六担水，肩膀压得痛一天，体会到母亲天天担水的不易，也欣慰于自己终于帮上母亲的忙了。

岁月悠悠，现在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，只需拧一下水龙头。如今，老井、扁担、水桶都退役了，它们成为了历史。但那甘甜的老井水，永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，人们在老井旁边和谐相处、邻里互助的情景，永远留在我深深的记忆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老水井是村民挖土垫地基时发现的。1975年的春天，村民在这里挖土时，挖出了一堆青砖。村民出于好奇，在这堆青砖周围继续取土。渐渐地，青砖下面，一个圆形老水井的轮廓显现了出来。村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村委会，村主任带着几名村民来查看，又将老井向下挖了4米多，并且挖出了几个提水用的坛罐，这或许是先人提水时不慎掉到水井的。当时没打捞出来，便留在了水井的底部。

第二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干涸的老水井里竟溢出了清凉甘甜的井水，这竟是一口甜水井。挖出来的坛罐经有关部门鉴定，是清代的。这么说来，这口老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
老井的发现让村民们喜出望外。村里买来红胶砖，将老井重新向上砌，老井砌好了，井水继续往上涌。村民可以从老水井里担水吃了。原本村子里只有一口井，还是咸水井，井水苦涩难喝。挖出了